

# 兵敗漢城 4

有版權 禁轉載  
作者 趙瑜

## 張彩珍接受訪問表示 未必都是體制的問題

相比之下，最不瀟灑的恰恰是「中國體育報」，或者說最溫和吧，每每打開，實在沒多大看頭兒。堪稱半死不活，鮮有新論。可據我的了解，他們報社裡不乏有真知灼見之士，記者當中能幹的人很多，何以「萎」到這般地步？顯然是有形無形的行政干預過多所致。他們是國家體委的直屬喉嚨機構，報是人家的報，人受人家的管，有話也給你憋回去了。過去的評論欄上有位署名如寄，尚能新人耳論，說些真話，後來再也不見。大概是讓什麼人反將他「寄存」起來了。

終於，我又踏上天壇腳下，龍潭湖畔的中國體育一條街，它的正確稱呼是體育館路。這裡聚集了成千上萬名在中國最有聲望的體育工作者。中國奧運軍團正是從這裡出發征戰漢城的。所謂體育要改革，其成敗全指望這條街了。

去年夏季，我曾經在這裡採訪、思索。今年夏季，《強國夢》也是在這條街上最為毀譽不一。

這座位於大街中段的灰色辦公樓，外表看很不顯眼。它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、中華全國體育總會、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總部。在它的東西兩側和馬路對面，全部都是直屬於這棟大樓的體育機構，訓練局、科研所、體育館、體育報社、家屬區、單身樓等等。盡管本次奧運慘敗剛剛過去

不久，但從人們那一張張黃皮膚的臉上並看不出有什麼異樣的神色。彷彿這裡什麼都不曾發生過。這棟樓的人口處只是兩扇加起來不到兩米寬的窄門。甚至同一個偏遠地區的縣政府比起來都要狹小得多，談不上什麼排場。平日裡這兩扇門時時只開半邊，不足一米，一次只容一人出入，穆鐵柱出進須小心翼翼。這與體育行業外向張揚的特點極不相稱。與其說它是扇門，不如說它是個洞。

在二樓值班室，我報上姓名，人們立即投來奇特的目光，看來《強國夢》在此確已「深入人心」。在他們的熱忱幫助下，我得以同高級體育官員張彩珍女士會見。

### 四、她振振有詞

張彩珍是國家體委一正四副當中唯一的女性，在李夢華同志領導下主管意識形態。向以體育界一枝豪華筆著稱。一個女性在中國官至副部級，其人生道路之坎坷艱辛當不難想見，或可寫成一部波瀾壯闊的長篇小說。不過我現在關心的是奧運會。

這時她正要出門去主持一個在體育戰線狼狽科研工作的會議，見秘書說我來了，臨時改主意表示願意和我談一會兒。我們握手，我調侃一句：「我給你們添亂啦！」她精神飽滿地站在地毯上揮揮手算做「別提啦」的意思，透著幾分男子的豪爽。

「這次奧運會各界議論很多，」我開始冷靜提問，「總的認為不理想，反應是比較強烈的，不知張主任對此怎麼看法？」我在沙發上摸出記錄本。

她始終站著談，我看上去頂刻比她本來的中等身材高了一些，按說她該有五十上下，可她給人以四十來歲的感覺。眼鏡戴得很牢固，說話乾脆俐落，一派女強人氣概，連她那位衣著樸素的女秘書也顯得氣質很好。

她打著手勢：「……總的來看確實金牌少，更重要的是輸了氣勢，輸了鬥志，當然大家不滿意啦，」她移動著腳步，「這次金牌被東歐沖了不少，不沖的話，還是可以拿到十八塊左右。從金牌來看南韓是超過了我們，其實南韓的團體總分還是沒有我們高嘛，是呀！現在下面的埋怨聲很多，我看無非三個層次，一是怨運動員教練員，二是怨我們，說改革沒搞好，三是怨國家沒有領導好，不正常。」

我說：「我覺得我們的體育體制存在不少問題。」

她擺擺手：「我不贊成一說就是體制有問題。不要一輪了什麼都否定了！夢華同志也講，是有體制上的原因，但是有些環節確有問題嘛。不能千條萬條，體制唯一一條，都歸到體制這上頭。比如文革期間我們都挨整，好說千條萬條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不高是最根本的一條。」她不禁一笑：「當然這是笑話啦。我是說除了遠慮，還有近憂呀，現在

在看來不該用李寧，但是當時大家都考慮到印象分呀，是不是？再比如說我們的臨場指揮有沒有問題？好比說射擊，外面的報紙都報了，說我們的運動員臨到決賽啦，到處扛著槍找不著教練，可是槍證還在教練員身上呀，當時我就搞不清這是怎麼回事，直到後來射擊隊匯報時才知道，預賽時張秋萍打得不錯，和其他五名外國選手並列首位，可是咱們的教練呢，當然他也是好意，他出場看成績去啦，看完成績，裡邊決賽開始，他進也進不來了，槍證還在他身上！運動員就要入場打決賽，沒有槍證你就不能打嘛，幸虧入場時人家只查了身份證，這才進來，那能打好嗎？——你看，這怨誰？說明我們的人對大型比賽的複雜性估計不足，這就不能說是體制的問題吧？再比如說科研，水平不可能一下子提高嘛。」